孔子集語

孔子集語卷五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六藝四下

御覽八百四引詩含神霧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君德下十三字從六百九引補刻之玉版藏之金府

毛詩木瓜傳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韓詩外傳五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

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葢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

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己 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鹽鐵論相刺 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

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脩王道作春秋垂之萬載之後天下折中焉

論衡對作 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

鹽鐵論執務 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說苑貴德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

說苑敬慎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

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 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灌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已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愼民萌何以勸勉長短經懼誡篇同

毛詩素冠傳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

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淮南子繆稱訓 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絃是也其聲切切而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

說苑脩文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

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後漢書傳 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修內丘已矣夫（注云禮稽命徵之辭也）

大戴禮記哀公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何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也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禮無以辨君

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一作葬）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色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古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

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民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也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

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孔子遂有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者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

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

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一本無子字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也是天道也無爲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識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旣聞是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穀梁桓三年傳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大戴禮禮察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防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防之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禮衆矣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一本無此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一本作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

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如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漢書作教）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大戴禮曾子天圓 曾子曰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

白虎通社稷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

白虎通封公侯 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按孔子逸語引下有也子曰三字）以言為賢不肖不可知也

白虎通嫁娶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何如孔子曰壻使人弔之如壻之父母死女亦使人弔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父使人請壻不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白虎通喪服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斂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哭而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

事士則子孫行事夫內子有殷事則亦如之君所朝夕否

白虎通喪服子夏問曰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魯公伯禽則有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

漢書藝文志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孔子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

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臣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呂氏春秋孟冬紀安死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

淮南子繆稱訓 子曰鈞之哭也曰子予奈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

說苑脩文 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

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

【說苑脩文】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論衡儒增】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

【論衡實知】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抱朴子嘉遯云尼父聞偶葬而永歎

【水經注十八引要服要記】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之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

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霣于地故作柱樹焉吾父生于宮殿死于枕席何用桂樹為案喪服要記而不盡純是王肅依託姑附載之

藝文類聚八十五引喪服要記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哀公曰不也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御覽七百四引此下有讓國二字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恐魂之飢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為

御覽五百四十八引喪服要記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菰廬乎哀公曰菰廬起太伯太伯出奔聞古公崩還赴喪故作菰廬以彰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

何用此爲

御覽五百五十二引喪服要記　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桐人起于虞卿齊人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桐人爲

御覽八百[illegible]十[illegible]引喪服要記　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宛荊於山之下有[illegible]疑[illegible]左道逢寒死友哀往迎其尸憫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衣被何魂衣爲

御覽九百六十七引喪服要記　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三桃湯乎荅曰不也桃湯者起於

衛靈公有女嫁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湯爲

路史後紀十三注引[illegible] 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表門乎公曰夫表門起於禹禹治洪水故表其門以紀其功吾父無功何用焉

抱朴子外篇譏惑 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令哀有餘而禮不足

五行大義四 孔子曰夏正得天

韓詩外傳五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初學記引作師堂十六）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閒復曰夫子可以進矣（初學記引有曰）丘得其意未得其人有閒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閒曰邈然遠望（初學記引曰字在遠望下）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戚然而悵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

也

淮南子主術訓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

韓詩外傳七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耳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心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毛本浮作淫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御覽八十一引樂動聲儀 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

白虎通三教引樂稽耀嘉 顏回問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敝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爲易也

五行大義一引樂緯 孔子曰丘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宮三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

御覽十六引春秋演孔圖 孔子曰丘援律吹命陰得

羽之宮

魯語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對曰夔人也何其一足也夔通於聲堯曰夔一而已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喜說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

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呂氏春秋慎行論察傳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敎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淮南子主術訓 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

說苑脩文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

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

仁展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公羊哀十四年疏引揆命篇　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

御覽十六引洪範五行傳　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歷也

御覽九百二十三引禮稽命徵　孔子謂子夏曰鸜鵒

至非中國之禽也

文選答賓戲注引春秋元命包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

儀禮士冠禮疏引春秋演孔圖孔子脩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公羊哀十四年疏引演孔圖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

初學記二十一引春秋握誠圖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古微書引春秋說題辭孔子言曰五變人日米出甲謂碰之爲糲米也舂之則粺米也師之則鑿米也臿

之則穀米也又滇擇之暘嗟之則爲晶米

引春秋命歷序 孔子始春秋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春秋宜以殷歷正之

公羊僖四年解詁 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疏云春秋說文

公羊成八年解詁 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謚疏云春秋說文

公羊昭十二年疏引春秋說 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史記太史公自序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云見春秋緯）

公羊隱公第一 疏引閔因敘 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春秋繁露俞序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官本無物字）民之所欲（一作始）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也（官本作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閒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官本下有明字）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賢（一作資）也其為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

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子館本作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館本作掩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德莫美於世故子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

不可通(官本作徧)敵國不可狎擾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爲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亡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弒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官本下有子字)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一無時字)世之不仁失王孔子曰吾因行事(孔子曰吾因行事七字官本作有道之體故緣人情)赦

小過傳又明之日君子辭也辭木作亂官本作此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國是以始於麤糲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

穀梁桓二年傳 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

穀梁桓十四年傳 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穀梁僖十六年傳 子曰石無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

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

穀梁哀十三年傳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藝文類聚八十引莊子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御覽一百八十六引莊子曰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注觚竈額也按當在逸篇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此申韓深刻之學依託之詞姑附此

鹽鐵論散不足 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

論衡効力 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

論衡超奇 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

論衡超奇 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胷中也

說苑君道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

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得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說苑君道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

說苑至公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豪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

得行其道故災異竝作也

周禮九嬪注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疏云孝經援神契文

春秋左傳序疏引孝經鉤命决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疏云鄭注論語序以鉤命决云

公羊序疏引鉤命决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禮記中庸注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御覽六百十引鉤命决孝經者篇題就號也所以表指括意序中書名出義見道曰著一字苞十八章爲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題符篇冠就又曰曾子撰斯問曰孝乎文駁不同乎乎一作何子曰吾作孝經以

素王無爵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王以託權目至德要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列曾子示撰輔書詩以合謀

公羊哀十四年疏引孝經說 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又引見哀十四年疏

公羊哀十四年疏引孝經說 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

論衡雷虛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爲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已不違也

說文 逸論語曰玉粲之瑮兮其瑮猛也

說文 逸論語曰如玉之瑩

初學記二十七 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雙玉爲瑴五瑴爲區雕治璞也瑴音角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璐瑾瑜美玉也璑三采玉也玲瓏琤琑瑝玉聲也璬玉佩也瑱充耳也瑮玉飾以水藻也御覽八百四引逸論語同

初學記二十七 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文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注引論語讖 自衛反魯刪

詩書修春秋

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引論語讖 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

說文 孔子曰一貫三爲王

說文 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

說文 孔子曰烏肟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

說文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

說文 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

說文 孔子曰粟之爲言續也

說文 孔子曰在人下（玉篇及徐鍇通論作人在下疑此倒）故詰屈

說文 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

說文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

說文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

史記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蓺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illegible]經正義引作以道義

白虎通五經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義廢壞强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

論衡佚文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尙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

十一篇漢書本傳入事蹟

孔子集語卷五終

孔子集語卷六

山東督糧道臣孫

主德五

尚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已祖已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尚書大傳略說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史記補三皇本紀引韓詩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

白虎通封禪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

韓詩外傳三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津逮本作制）祭不過望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津逮本作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

說苑君道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

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韓詩外傳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大戴禮王言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閒（一作間）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汝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

以敢問孔子曰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愀然揚麋（麋一作眉）曰參女以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

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爲其勞也昔者明主關
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
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一作入山澤以時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主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
主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
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
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一作上好諫則下隱慝上惡
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
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
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
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

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脩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旣邇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

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為蓄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興（疑作與）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主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

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

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共而視然後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大戴依元刻本下同此）

大戴禮五帝德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史記索隱作言）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史記索隱作何）人邪抑非人耶（二邪字史記索隱作也）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予

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勝觀邪一本作也夫黃帝尚矣女何以爲先生難言之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辨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也則予之問也固矣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御覽引下有貅字豹虎以與赤帝戰于版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御覽作駕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虫歷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史記正義引作勞勤御覽作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

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用度女欲一日辯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史記索隱引作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祇史記索隱引作砥勵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

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史記索隱引郁作神嶷作俟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四

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華好學孝友聞于四海陶家（屠本作漁）事親寬裕溫良教敦（一作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親承受大命依于倪皇叡明通知爲天下王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歷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鐘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慝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放鮮支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羽民舜之少也惡顇勞苦二十以孝聞乎

天下三七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亹亹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舉皐陶與益以贊其身舉干戈以征不享不道無德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孔子曰予大者如說民說至矣予也非其人也宰我曰予也不足誠也敬承命矣他日宰我以語人有爲道諸夫子之所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

子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大戴禮虞戴德公曰昔有虞戴德何以深慮何及高舉安取子曰君以聞之雖已無以更也君之聞如未成也黃帝慕脩（一作循）之曰明法于天明開施教于民行此以上明于天化也物必起是故民命而弗改也公曰善哉以天教于民可以班乎子曰可哉雖可而弗由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父之於子天也君之於臣天也有子不事父有臣不事君是非反天而到行邪故有子不事父不順有臣不事君必刃順天作刑地生庶物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率天如祖地能

用民德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質知而好仁能用民力此三常之禮明而名不蹇禮失則壞名失則惛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斂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斅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守會朝於天子天子以歲二月爲壇於東郊建五色設五兵具五味陳六律品奏五聲聽明教置離抗大侯規鵠堅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踐位諸侯各以其屬就位乃升諸侯

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挾矢揖讓而升履物以射其
地心端容色正時以斆伎時有慶以地不時有讓以
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
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
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天事日明地事日昌人事
日比雨以慶違此三者謂之愚民愚民日姦姦必誅
是以天下平而國家治民亦無貸居小不約居大則
治衆則集寡則繆祀則得福以征則服此唯官民之
上德也公曰三代之相授必更制典物道乎子曰否
獻德保保惛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公曰善哉子
之察教我也子曰上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

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之袝懷袍褐也行不越境公曰善哉我則問政子事教我子曰君問已參黃帝之制制之大禮也公曰先聖之道斯爲美乎子曰斯爲美雖有美者必偏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公曰善哉

大戴禮誥志 公曰誥志無荒以會民義齋戒必敬會時必節犧牲必全齊盛必潔上下禋祀外內無失節其可以省怨遠災乎子曰丘未知其可以省怨也公

曰然則何以事神子曰以禮會時夫民見其禮則上下援援則樂（大訓作則上下不援不援則樂）樂斯無憂以此怨省而亂不作也夫禮會其四時四孟四季五牲五穀順至必時其節也巳未知其可以遠災也公曰然則爲此何以子曰知仁合則天地成天地成則庶物時庶物時則民財敬（一作欲）民財敬以時作時作則節事節事以動衆動衆則有極有極以使民則勸勸則有功有功則無怨無怨則嗣世久（大訓重世久二字）唯聖人是故政以勝衆非以陵衆衆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徵民故地廣而民衆非以爲災長之祿也巳聞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虞

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史記作百草奮輿秭鳺先滜）物乃歲俱生於東以順四時卒于冬、萬（一作分大訓作方）於時鷄三號卒明載于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日月成歲歷再閏以順天道此謂歲虞汁月（大訓無歲字）天曰作明曰與維天是載地曰作昌曰與維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維民是嬉民之動能不遠厥事（一作享）民之悲色不遠厥德此謂表裏（大訓作表表裏裏）時合物之所生而蕃昌之道如此天生物地養物物備興而時（大訓作用）用常節曰聖人主祭于

天曰天子天子崩步于四川代（大訓作伐）于四山卒葬曰帝天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樂治不倦財富時節是故聖人嗣則治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力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官而國安之勿變勸之勿沮民咸廢惡如進良上誘（大訓作撫）善而行罰百姓盡於仁而遂安之此古之明制之治天下也仁者爲聖貴亦力亦美亦射御亦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隕（一本無隕字）勃（大訓作孛）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一本無谷字）川浴（大訓作洛）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至不閉鳳降忘翼鷙獸

忘攫爪鳥忘距蜂蠆不螫嬰兒蟁蝱不食夭駒雒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國家之昌國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車不建戈遠邇咸服允使來往他賓畢極無怨無惡率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並憂殘毒（大訓無毒字）以時省舉良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數仁賓也

大戴禮用兵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爲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於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刈百姓危國家也公曰古之戎（大訓作用）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

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𡘜尤惛欲慾而無厭者也何
器之能作（周禮疏引作何兵之能造）蜂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
衛厥身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
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詩云魚在在藻厥志
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校德不塞嗣武于
孫子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德必
稱其仁（大訓作人）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
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
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嬴（大訓作羸）
暴於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不祥于天粒食之民
布散厥親疏遠國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讒貸處

穀法言法行處辟殀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歷失制攝提失方鄒大無紀漢書作孟不陬無紀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殞黃五穀不升民多夭疾六畜餧𦚾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殀傷厥身失墜天下夫天下之報殃於無德者必與其民公懼焉曰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大戴禮少閒　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然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子曰

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
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
足公曰吾度其上下咸通之權其輕重居之準民之
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心既和
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
乎子曰說則說矣可以爲家不可以爲國公曰可以
爲家胡爲不可以爲國國之民家之民也子曰國之
民誠家之民也然其名異不可同也同名同食曰同
等唯不同等民以知極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
以示威於天下也諸侯脩禮於內以事天子大夫脩
官守職以事其君士脩四衞執技論力以聽乎大夫

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此惟不同等民以可治也公曰善哉上與下不同乎子曰將以時同時不同上謂之閑下謂之多疾君時同於民布政也民時同於君服聽也上下相報而終於施大猶已成發其小者遠猶已成發其近者將行重器先其輕者先清而後濁者天地也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辯苟本正則華英必得其節以秀孚矣此官民之道也公曰善哉請少復進焉子曰昔堯取人民(大訓作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公曰嘻善之不同也子曰何謂其不同也公曰同乎子

曰同公曰人狀可知乎子曰不可知也公曰五王取人人各有以舉之胡為人之不可知也子曰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各以已為是以同狀公曰以子相人何如子曰否丘則不能五王取人丘也傳聞之以委於君丘則否能亦又不能公曰我聞子之言始蒙矣子曰由君居之成於純胡為其蒙也雖古之治天下者豈生於異州哉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舜有（大訓作[illegible]）禹代興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于陳作物配天

修德使力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一本有室字高臺汙池土察以民為虐粒食之民惛焉幾亡乃有商履代興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於死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姒姓于杞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為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

二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大訓作服）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年（大訓作卒）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於酒淫佚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爲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一作別）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制無（孔校作典）用行三明親親尚賢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君其志焉或侯將至也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

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曰於此有功匠爲有利器焉有措扶焉以時令其藏必周密發如用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用于生又用之死吉凶並興禍福相生卒反生福大德配天公愀然其色曰難立哉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觀聞也一作問觀時天之氣用地之財以生殺於民民之死不可以教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一本下有臣恐其足闕字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政之豐也如未一本作木之成也子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凡

草木根軏傷則枝葉必偏枯偏枯是爲不實穀亦如之上失政大及小人畜穀公曰所謂失政者若夏商之謂乎子曰否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公曰然則何以謂失政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蓴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絪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優以繼湛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非天是反人自一作是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公曰善哉

公羊襄二十九年何休解詁　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疏云孝經說文

初學記九引七經義綱 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者稱帝德合仁義者稱王

藝文類聚十一引帝王世紀 孔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 又見御覽七十六

史記商君傳 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

後漢書翟酺傳酺上疏 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 注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發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

後漢書李雲傳雲上書 孔子曰帝者諦也 注春秋運斗樞曰五

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也

後漢書五行志注引魏志高堂隆對 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

荀子王制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荀子哀公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荀子哀公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

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
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新序雜事四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
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
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
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
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
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
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
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
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

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荀子哀公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

味也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爲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

羣書治要尸子治天下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

羣書治要尸子處道孔子曰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則水方盂圓則水圓上何好而民不從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圓水圓

御覽七十九引尸子子貢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耕不約而成（御覽三百六十五引作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

御覽四百九十七引尸子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

說苑敬慎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

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御覽六百二十引尸子 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子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按諸子彙函以爲尸子君治篇文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境內之人

猶不免於亂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

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韓非子難一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韓非子難一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

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

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

足以霸矣

韓非子難二 昔者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己 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說苑攻理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呂氏春秋貴直論過理 糟丘酒池肉圃爲格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作爲琁室築爲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亡也

陸賈新語無爲 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淮南子齊俗訓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

新序雜事四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

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新序雜事五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擇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按家語與此同淮南子人閒訓論衡四諱御覽百八十引風俗通亦有此說東益作西

文選孫子荊爲石苞與孫皓書注引新序 孔子曰聖

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今新序無此文

說苑君道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爲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說苑政理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

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

若何而毋畏

說苑政理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柰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無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尙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說苑尊賢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說苑尊賢　晉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衞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

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說苑正諫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說苑權謀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

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潛夫論愼微 仲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桀紂非一惡代之廢興也在其所積積善多者雖有一人未足以亡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謂誤

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

風俗通五 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脩無極

孔子集語卷十六終